

灯下漫笔

# 且说杨博与杨家将

王芳女士如晤：

收到您的新书《戏中山河》，很高兴，已看了部分章节。昨天修书一通，饭后曾拍照发您，您回了地址，该是看了的。信中说，我写《边将》时曾设置一情节，说蒲剧《忠保国》，是蒲州伶人为感念杨博而编写的，戏中杨波即杨博；在晋南，博的读音近似波。毛笔小行楷写花笺，放字有限，只能作此略语。今天上午本已安排了别的事，想想，难得有这么个机会让我好好说一说，就给您写这封长信，说说我对杨博其人及杨家将戏剧的看法。

山西过去有两个学者写过杨家将的书，一个是我的历史系老师郝树侯先生，一个是与我前后同事之谊的顾先芳先生。郝先生的书《杨业传》，我从孔网上买下了。顾先生的书，未找见，今见您的“参考文献”里有他的《杨家将历史与传说》，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，方知早年他发表的是文章，并未出书。您书中《两狼山》，杨家长城与生命精神一文，所阐述的杨家将谱系及其业绩，想来多取之于顾书。

对杨家将的故事，自写过《边将》后，我一直很关注，也不忘搜集这方面的资料。现在身旁的书柜里，除了郝先生的《杨业传》外，尚有张永廷的《杨家将的历史真相》（中央编译出版社），明人熊大木的《杨家将演义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。也还去过一些地方做实地考察，陕西府谷半山堡有个七星庙，我去了府谷，听说与杨业有关，曾去过，据说杨业与折氏成亲于此地。《边将》里写了这个半山堡，作为杜如榭的贬戍之地。赁居京师后，知杨博驻守过古北口，其地有杨业的祀庙，大概五年前曾去看过，现在叫古北口镇。看了这些资料与地方，起初的感觉越发得强烈，也越发得明确了。

我以为杨业作为北汉的降将，在宋对辽的战争史上，其功绩是有限的。辽人敬重他，或许另有原因。宋人未给他尊崇的评价（宋史无传），也必有其原因。比如以杨业的资历，断不会如戏剧所演，在开封城里有天波府。杨家将的戏，所以能在清代久演不衰，且有漫延之势，与杨家将是抗辽大有关系，等于是发泄对清初残暴统治的不满。此其一也。其二是，民间对杨博其人的敬重与神话，借杨家将的故事广为传播。杨博一生的业绩，全在抗御蒙古人对内地的侵扰，保卫京师，免受凌辱。古北口一役，更是声名大震。在他去世之后，明朝的国运日衰，最终亡于清兵的南下。再就是，杨博善用兵，手下猛将甚多，很容易就演化为杨家将里的众儿郎。

在《边将》里，我借蒲剧伶人感恩杨博的救助，让他们的后人带了《忠保国》的剧目来边关演出，杜如榭与寡嫂慕容专程去马营河堡看了。伶人还说，其中一将即台下的杜如榭老将军。又在书中说，一官员离京前去看望年迈的杨博，杨正在庭园前弄花草，此人借了白居易的诗说道：“令公桃李满天下，何用堂前更种花。”暗指后世称杨业为杨令公，盖由此而来也。他是兵部尚书，号令三军，当得起令公这样的尊称。

不少了，就说这些。您的文笔甚好，叙事扎实而富有诗意，早早爱上戏剧，又由戏目延伸到对山西历史的探索，实在是个聪明的选择。

祝文祺！

韩石山 上

## 生活记录

# 窗边的鸟鸣

李晓萍

春天来了，一切都新新的样子，更有窗边的几声鸟鸣。或许是我放在窗外的谷粒，引得它们“咕咕”“啾啾”不绝于耳，宁静中热闹了阳台的一方小天地。伴着偶尔的琴声，更像是开起了音乐会。这些天才的音乐家，总是在最流畅的乐曲声中，大老远飞过来，轻叫几声；而后引来一帮没有寻到食儿的同伴，加入音乐会的壮观。每到这时，是最为惬意的时候，听它们轻啄纱窗的“啾啾”声，透着几分乖巧，也透着诙谐，并不惊扰的美妙，总令生活多了许多智趣和快乐。

偶尔也会忍不住拿起手机，对准它们，这下可不妙。齐刷刷飞出了阳台，真让人担心，那啄在口中的谷粒会不会呛到它的喉咙？远



180年前的春天，樱花在柏原纷纷坠落，一个落拓的中年男人静坐窗边悠然赏着花，轻吟：“一无所有/但觉心安——/凉快哉”。

这个男人叫小林一茶，是日本江户时代和松尾芭蕉齐名的俳句诗人，一生留下两万多首诗，《变成一个小孩吧》精选其365首俳句，以童真的视角将“猫恋爱了”“虫儿们，别哭啊”“跳蚤也有孩子”“春天是件夜晚的事”等再平常不过的场景郑重讲出来。诗句简单明亮，趣味横生，充分展现了小林一茶“不是乐天，不是厌世，逸气超然”的诗歌特色。

小林一茶擅于通过浅俗易懂、简朴真切的小句子将诗意透明化，在平凡和日常中扩大我们对于美的想象与理解：“以我的手臂为枕/蝴蝶每日/前来造访”“山村/中秋满月/甚至来到汤碗中”“雪融了/满山满谷/都是小孩子”。普通人司空见惯的一切，在诗人笔下都拥有了灵动的生命力。我们平日里看过却没有看见的那些瞬间被一一拾加起来，而看见的时刻，即是我们变成小孩的开始。

小林一茶还喜欢用拟人化的手法将生活中的“此时此刻”按下快门，这种对自己刹那心境的珍重，即使隔着两个世纪的光阴，依然让人心动不已：“不要怀疑/山上的布谷鸟/是个爱哭鬼”“流浪猫/把佛陀的膝头/当枕头”。这一闪即逝的景象，某个瞬间的顿悟，

远望去，一个小黑点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那样渺小。委实羡慕这些小家伙：在它们眼里，只有简单地生过活。

2019年的春天，我的屋檐护栏前诞下了一对斑鸠小宝宝。湿漉漉的绒毛，着实可爱。斑鸠宝宝从孵化、破壳，大约需要20多天。和人类不同：这期间斑鸠爸爸也会参与进来，和斑鸠妈妈轮流值班、孵化，将自己的体温传递给宝宝。宝宝出生后，它们会兵分两路，出去觅食，然后一点一点，用嘴巴分泌出浓稠的液体，顺进小宝宝的嘴里。

哺育宝宝绝非易事，妈妈要像一位战士，渐渐拔高身体。小斑鸠长得太快了，而妈妈那颗怦怦跳动的心，依旧暖暖的，把小斑鸠揽入怀中，疼爱有加。那双发亮的黑珍珠似的眼睛，紧紧注视着您，仿佛在说：“我是个妈妈，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”苍生若此。恍惚间，周围的一切都为它们沉寂了。

春风温柔地吹开斑鸠妈妈的腹羽，小斑鸠终于在跌跌撞撞后一飞冲天。

两年之后的2021年春天，我又一次听到了窗外那熟悉的叫声。这次，它们是两眼望向我，那种信任我仍记得。冥冥之中我认定来的的一定是两年前的小斑鸠，长成了大点的斑鸠了。

这信任来自善良，来自微笑，来自平静中一次次的坚守。很多时候，我与孩子也是如此。即便是生活让我选择退让，也会是温和的，即便发自内心的。

当大自然以一种静默呈现其中时，它们会像春天的风，柔柔的，流淌着。遇到现实的困惑，就去望向蓝天，寻找那片深邃的清澈。一定有几声鸟鸣，在等待，在召唤，其中蕴含的力量永远是宽广的，向上的。随时保持一份清醒，调整好心态，迎接生命中一个又一个挑战。

## 诗路花雨

# 世界是孩子的，诗是全人类的

宋媛媛

和他为自己取的俳号“一茶”相得益彰。

小林一茶的诗与歌都来源于生活。他三岁丧母，孑然流浪半生，52岁才结婚，他自嘲地写道：“半百当女婿/以扇/遮遮头”。与妻子非常恩爱，育有二子一女，却不幸都夭折了，妻子也因病早逝。亲人们的不断离开，使他承受了巨大的悲痛。65岁那年，家屋失火，所有财产尽付一炬，是年11月，小林一茶也染病去世。

生活就是这般惨烈，但悲苦凄凉的一生，并没有让一茶就此沉闷，相反，诗人在悲凉的命运中积极汲取养分，对生命有着超乎常人的丰富体会：“此世/如行在地狱之上/凝视繁花”。逆境中还在燃烧的生命力格外耀眼。

世界是孩子的，诗是全人类的。

## 连载



13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### 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归有意，并未付诸实行，只能说梁家这边还犹豫不定。当得知徐志摩正在“快马加鞭往前行”，要“销魂今日回燕京”时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梁启超这时在南京讲学，更不巧的是，又因酒醉而患

病，转到上海沧州旅馆休养，想赶在徐志摩之前到北京，给两个孩子举行个简单的仪式堵了徐志摩嘴，都来不及了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志摩这个疯子，心急火燎地去了北京，北京会怎样处置，那就全看林长民的本事了。想来这几天，北京上海之间，定然是函电交驰，心急如焚。

林长民毕竟是老政客，对付这样的突发事件，还是有一手的。他知道，这样的事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，只能消气，不能加温，总之是只能化干戈为玉帛，稍有不慎，火上添油，那就不可收拾，说不定会折了女儿又赔了兵。于是在志摩到京的当天，便差仆役送去了请吃饭的信件。

送到哪儿呢，送到东板桥姐姐房胡同，瞿菊农的住处。徐志摩死后，瞿有悼念

文章，其中说：“从上海同到北京来，沿途谈的是罗素，是高士华绥，是康桥，是志摩朗读《康桥再会吧》，是爱恩斯坦，是梁任公，胡适之，泰戈尔；到北京之后，志摩就住在我那局促的小屋里，——那时我住在东板桥姐姐房——住了好几天”。（瞿菊农《“去吧”！志摩》）

从信上看，志摩还在南京的时候，就给林徽因去了一封长信，内容是什么，现在当然知道了，但从林长民这封既是邀请信也是回信的信上看，表达的感情是真挚的，也是激烈的，甚至是让人害怕的，要不林长民就不会说“足下用情之烈，令人感悚，徽亦惶恐不知如何以为答”。想来志摩信中还说别的话。

随笔

徐志摩是个做什么事，都要带响动的人。回国不用说了，从法国马赛到上海，船行需三十多天，有这一个月，国内的亲友全知道了。金岳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，当时在法国，徐志摩回国前那些日子，两人常在一起吃喝玩乐，到了晚年，脑子都糊涂了，还记得徐志摩当年要回国时爱唱的一句戏文，有人采访时，他说：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后，徐志摩又追到北京。临离伦敦时他说两句话，前面那句忘了，后面一句是“销魂今日进燕京”。（陈宇《金岳霖忆林徽因》）实际上，这是旧戏上常用的戏文，前面一句是很好补的，两句连起来极有可能是：“快马加鞭往前行，销魂今日进燕京！”他回国这件事，响动之大，真像他挥舞马鞭子在台子上转圈儿，要干什么，台下的人全都看见了。

如果说林梁两家是世交，常来常往，于是林长民与梁启超便有了结为亲家的意愿，其起始只会是在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亲回国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。毕竟1920年林徽因出国时，只有16岁，而林长民对这个女儿非常器重，不会轻易许人。再就是，梁家也不会轻易为自己的长子，订这样一门亲事，毕竟林徽因是庶出。就在那个年代，是很忌讳的。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结婚了，梁启超的正夫人，对这门亲事一直都有看法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只有林徽因回国后，出落得仙女一般，有学识又落落大方，梁启超才摒弃了世俗的看法，愿意缔结这门亲事。林长民这边，当然是满心喜欢，毕竟梁任公的门楣，不是谁都能攀得上的。有意